

邁可·洛勃森 Michael Robotham —— 著 陳靜妍 —— 譯

請找到我



Say You're
Sorry

我叫琵琶·韓德利。

我在三年前暑假的最後一個星期六失蹤。

雖然很多人以為我消失地無影無蹤或遠走高飛，

可是實情並非如此。我一直都在這裡——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獄，也不是夾在兩者之間的那個地方。

請找到我。

邁可·洛勃森 Michael Robotham —— 著 陳靜妍 —— 譯

請找到我

Say You're
Sorry

請找到我 SAY YOU'RE SORRY

作者
譯者
封面設計
業務
行銷企畫
責任編輯
總編輯
總經理
發行人

邁可·洛勃森 (Michael Robotham)
陳靜妍
莊謹銘
陳玖澍
陳彩玉、蔡宛玲
林欣璇
劉麗真
陳逸瑛
涂玉雲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出版

臉譜出版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52
臉譜部落格：facesfaces.pixnet.net/blog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0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9:30-12:00；下午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8778606／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Sdn Bhd (458372U)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傳真：603-90576622
Email：services@cite.com.my

初版一刷

2014年6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I S B N

978-986-235-364-6
定價380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請找到我／邁可·洛勃森 (Michael Robotham) 著；陳靜妍譯。-- 初版。
-- 臺北市：臉譜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4.06
面；公分。-- (臉譜小說選；22)
譯自：SAY YOU'RE SORRY
ISBN 978-986-235-364-6 (平裝)

887.157

103009026

SAY YOU'RE SORRY © 2014 by Michael Robotham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ookwrite Pty Ltd c/o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acting
in association with Lucas Alexander Whitle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邁可·洛勃森 Michael Robotham —— 著 陳靜妍 —— 譯

請找到我

Say You're
Sorry

請找到我 SAY YOU'RE SORRY

作者 邁可·洛勃森 (Michael Robotham)
譯者 陳靜妍
封面設計 莊謹銘
業務 陳玖潯
行銷企畫 陳彩玉、蔡宛玲
責任編輯 林欣璇
總編輯 劉麗真
總經理 陳逸瑛
發行人 涂玉雲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出版 臉譜出版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02-25007696 傳真：02-25001952
臉譜部落格：facesfaces.pixnet.net/blog

發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11 樓
客服服務專線：02-25007718；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0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9:30-12:00；下午 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852-28778606 / 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M)Sdn Bhd (458372U)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 傳真：603-90576622
Email：services@cite.com.my

初版一刷 2014 年 6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 S B N 978-986-235-364-6
定價 380 元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本社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請找到我／邁可·洛勃森 (Michael Robotham) 著；陳靜妍譯。-- 初版。
-- 臺北市：臉譜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4.06
面：公分。-- (臉譜小說選：22)
譯自：SAY YOU'RE SORRY
ISBN 978-986-235-364-6 (平裝)

887.157

103009026

SAY YOU'RE SORRY © 2014 by Michael Robotham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Bookwrite Pty Ltd c/o Intercontinental Literary Agency Ltd acting
in association with Lucas Alexander Whitley Ltd,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Faces Publications,
a division of Cité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我很清楚目前所處的這個時刻，就是事件發生前一刻，那最重要的一口氣息。」

強·鮑爾——《腹中之石》

我叫琵琶·韓德利。

我在三年前暑假的最後一個星期六失蹤。雖然很多人（那些不相信我已經死掉的人）以為我消失地無影無蹤或逃家，可是實情並非如此。你們可能在報紙上讀到或這麼聽說，可是我並沒有搭上陌生人的車子，也沒有和網路上認識的狡猾戀童癖私奔。我既沒有被賣給埃及的奴隸交易集團，也沒有被阿爾巴尼亞的幫派脅迫賣淫、或用豪華遊艇被偷渡到亞洲。

我一直都在這裡——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獄，也不是夾在兩者之間的那個地方。我上主日學時總是不專心，所以一直記不得那個地方叫什麼名字（我是為了蛋糕和甜酒才去的）。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在這裡待了幾星期還是幾個月。我努力想記得，可是我對數字不太拿手，老實說是一點也不靈光。你可以問問我以前的數學老師門羅先生，他說教我代數教到頭髮都快掉光了。對了，那當然是胡說八道，他開始教我之前就已經禿得像隻做化療的烏龜。

有追蹤新聞的人都知道我不是一個人失蹤的，我和最好的朋友塔莎在一起。真希望她現在在這裡，真希望她沒有從那扇窗戶鑽出去，真希望去的是我。

當你讀到失蹤兒童的新聞時，他們總是倍受疼愛，父母渴望他們回家，不論實情是否如此。我不是說我們不被愛或沒人想念我們，可是，那並不是故事的全貌。

成績好的孩子是不會逃家的，選美皇后也不會逃家，跟帥哥約會的女生也不會逃家，他們都有留下的理由。可是，那些被霸凌的孩子或近乎厭食症或覺得自己的身體難為情或厭惡父母親吵架的孩子呢？孩子逃家有很多原因，無關乎他們是否被愛或被需要。

我努力不想到塔莎，因為我知道這麼做會讓自己難過。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我的字跡都是很凌亂的，說來奇怪，因為我九歲時曾經贏過寫字比賽，獎品是一支鋼筆，裝在很漂亮的盒子裡，我每次關上盒子都會夾到手。

塔莎和我，我們是一起失蹤的。那年夏天吹著熱風，猛烈的暴風雨來去之快就像……暴風雨。那個八月底的晚上是賓罕夏日祭的最後一天，天氣晴朗，遊樂園的設施不再喧鬧，所有的五彩燈光都已熄滅。

第二天早上才有人發現我們不見了，起先只有我們的家人在找，後來鄰居和朋友也加入，他們在遊戲場、街上、隔著樹籬、越過田野呼喚我們的名字。時間一小時一小時過去，他們打電話報警，安排了正式的搜索。好幾百人聚集在板球場，分成小組搜索農場、森林還有河岸。

到了第二天，參與搜索行動的人數已經高達五百人，加上警方直昇機、搜救犬和皇家空軍基地布萊茲·諾頓的士兵。接著，記者和帶著衛星天線和轉播車來了，他們把轉播車停在賓罕公園的草地上，付錢給當地人使用他們的廁所。他們在鐘樓前報導，告訴人們沒什麼可報導的，可是還是繼續這麼說，就這樣持續報導了好幾天，每小時在每個頻道出現，因為民眾希望隨時知道這則沒什麼可報導新聞的最新狀況。

他們稱我們為「賓罕女孩」。人們送來的花束堆得像祭壇，路燈也綁上黃色緞帶，還有氣球和填充玩具和蠟燭，就像黛安娜王妃去世時一樣。完全不認識的陌生人為我們祈禱、哭泣，彷彿我們是他們的一份子，彷彿他們從我們身上看到自己人生的悲劇。

我們就像童話故事裡的雙胞胎，像《糖果屋》裡的那對兄妹，或森林裡的娃兒，或是那對穿著同一式曼聯球衣的索罕女孩¹。我記得那兩個索罕女孩，因為我們學校曾經寄卡片給她們的家人，表示

1 編按：索罕謀殺案（Soham Murders）為二〇〇二年發生在英國的真實案件，兩名十歲的女孩被一名當地中學的職員伊恩·杭特利殺害後棄屍，杭特利的女友也被控參與謀殺。這起案件震驚英國社會，全國上下瀰漫著一股獵巫氛圍。最後杭特利被判終身監禁，卻至今都不肯透漏行兇動機。而杭特利的女友則在服完隱匿嫌疑犯的三年徒刑後以英國政府給的新身分重新開始生活。

我們為她們禱告。

我不喜歡這些以前的童話故事：被狼吃掉或被女巫綁架的小孩。在我們念的小學裡，有些家長抱怨《糖果屋》這種書過於恐怖，學校只好下架。我爸爸說這些人是納粹警察，接下來他們會說蛋頭人鼓勵對未出生小雞的暴力行為。

我爸並不以幽默感出名，不過有時也會搞笑。他曾經讓我笑到把茶從鼻子噴出來。

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媒體旋風也吹過了賓罕。攝影機進入我們家拍攝我在二樓的臥室。我的胸罩還掛在門把上，床頭櫃放著一個棉條的空盒。由於那些海報還有我收集的水晶還有和朋友的大頭貼，他們說這是典型的少女房間。

通常，家裡這麼亂我媽會瘋掉，可是她一定是沒心思打掃。她看起來連呼吸的力氣都沒有，大部分時間由爸爸說話，就算如此，他看起來還是不太多話，屬於沉默而堅強那一型。

我們的爸媽仔細推敲我們失蹤前幾天的行蹤，像人們幫新生兒做剪貼簿一樣，拼湊片段的資訊，每個細節似乎都很重要。我當時在讀什麼：第六次讀《深夜小狗神秘習題》。我借了什麼DVD：《活人牲吃》。我有沒有男朋友：還用問嗎？

關於我們兩人，每個人都有故事可說，就連從沒喜歡過我們的人也有。我們淘氣、愛玩、受歡迎、認真，而且是優等生。最後那句讓我笑翻了。

人們把我們說得太過完美，言過其實，把我們講成他們眼中的天使。我們的母親很莊重，我們的父親無可責難，這麼完美的父母完全不該受到這種折磨。

塔莎是聰明又漂亮的那一個，她自己也知道這一點。她總是穿著短裙和緊身上衣，不過她就算穿制服也一樣閃閃動人，胸部就像引擎蓋上的裝飾品般宣告出場。她是個幸運的女人，那對成年女性的胸脯足以讓她當上內衣模特兒，或在汽車展裡倚在跑車引擎蓋上。她會捲起裙頭讓裙子更短，解開

襯衫最上面的扣子，成為眾人矚目的焦點。

十五歲女孩的外表差別很大，有些如花般盛開，有些只能吹單簧管。我很瘦，臉上長著雀斑，頭很大，長著一頭紊亂的黑髮，尖下巴，睫毛像駱駝的那麼長。我最寶貴的資產要不是還沒出現，就是早被送給了某個比較努力祈禱或有祈禱的女孩。

我的身材不適合低胸洋裝或短裙，我是矯健、竹竿似的跑者，在全國大賽裡贏得我那個年齡組的第二名。爸爸說我是靈巧的雜種小獵狗，直到我指出：拿我跟狗比較並無助於我的自尊。祖母說我的長相很家常，母親說我是書蟲。他們大可以說我長得像長矛柄那麼平凡，可是我也不知道長矛柄長什麼樣子，也許長矛柄擺在我身邊都會變得很好看。

塔莎是醜小鴨變天鵝，我則是醜小鴨變鴨子——我知道，結局沒那麼圓滿，只是更貼近現實。這麼說吧，如果我是恐怖片裡的女演員，你會看我一眼然後說：「她完了。」塔莎則會在淋浴室裡脫光衣服，在關鍵時刻獲救，從此和英雄與他的一口好牙一起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也許圓滿大結局是她應得的，因為現實生活並沒有那麼簡單。塔莎在賓罕半里外的一座舊農舍長大，狹長的小路只夠一輛車或耕耘機通行。麥克班先生租下農場時原本希望將來有一天能買下，卻始終沒有存夠錢。

記得我媽曾說麥克班先生是白人垃圾，其實我一直沒有聽懂。很多人都租房子住，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這並不表示他們就比修道院角的有錢人低一等。

我以前就是住在那裡的牧師舊宿舍，本來是教區牧師住的，後來教會需要錢，就把房子和土地賣掉。修道院角的街道並沒有鋪滿黃金，可是我們的鄰居卻一副理當如此的樣子。

我們失蹤後，他們和鎮民一樣在窗戶和車窗貼上海報和貼紙，也辦了燭光守夜，聖馬可教堂和學校都舉辦了特別彌撒。不知道上帝怎麼會對這麼多的禱告充耳不聞。

你們大概很好奇我怎麼會知道警方搜索和守夜的事。一開始的那幾個星期，喬治讓我們看電視、讀報紙。我們被綁在閣樓裡，斜斜的屋頂和天窗上沾滿鳥糞。房間空氣很差，屋頂的屋瓦被曬得很燙，可是還是比現在這裡好多了。當時有真正的床、舊電視，長得像衣架的天線，不過大部分的頻道是雜訊。

第三天我在電視上看到爸媽出現，看起來像被強光照到的兔子。媽媽穿著亞歷山大·麥昆的黑色筆型洋裝和低跟鞋。塔莎知道那個牌子，我對設計師品牌則一無所知。媽媽手上拿著一張照片，她話匣子已經打開，他們沒辦法讓她閉嘴。

她列出我可能穿著的每一件衣服，彷彿我可能像丟麵包屑一樣沿途留下線索讓他們追蹤。然後她停下來瞪著攝影機，一顆淚珠滾到臉頰上，大家等著那顆眼淚落下，沒注意她說了什麼。

麥克班夫婦也出席了記者會，麥克班太太沒有化妝……也沒睡。她的眼袋很深，穿著T恤和破牛仔褲。

「好像被貓拖進屋裡的東西，」塔莎說。

「她在擔心妳。」

「她平常就是這個樣子。」

我爸顫抖地吸了口氣，不過開口時很有條理。

「一定有人看到琵琶和塔莎，也許妳不確定或是在保護某人。請再思考一次，打電話聯絡警方。妳無法想像琵琶對我們有多重要，我們一家人感情很好，被拆散了我們是活不下去的。」

他直視著攝影機說：「如果你帶走了我們的寶貝，請送她們回家，把她們放在路口，或留在什麼地方讓她們搭公車或火車，放她們走。」

然後她向塔莎和我說話。

「琵琶，如果妳和塔莎在看的話，我們會找到妳們的，堅強一點，我們就快來了。」

媽媽的睫毛膏糊掉了，雙眼像熊貓，不過她看起來還是像電影明星，拍照擺姿勢沒人贏得了她。

「不論你是誰我們都會原諒你，只要把琵琶和塔莎送回來就好。」

我妹妹菲比穿著她最漂亮的洋裝被帶到鏡頭前，她雙腳內八站著，吸著手指，媽媽得推她一把提醒她開口。

「琵琶，快回來，」她說，「我們都很想妳。」

整場記者會上，塔莎的父親都雙臂交握胸前，不發一語。最後一名記者問道：「麥克班先生，你沒有話要說嗎？」

他先是死命瞪著那名記者，接著鬆開手臂說：「如果她們還在你手上，放她們走。如果她們死了，讓人知道你把她們丟在哪裡。」

然後他又雙臂交握。就這樣，兩句話。

塔莎的媽媽突然痛徹心扉，發出的嗚咽聲如恐懼的動物，如箱子裡喵喵叫的小貓味。

後來就出現了和麥克班先生有關的傳言，人們開始問：「他有沒有感情？他為什麼會認為她們死了？」

顯然你在記者會上就是該一面顫抖一面哭訴，這好像是不成文的法律，否則人們會認為就是你強暴謀殺了自己的女兒和她最要好的朋友。

記者發問到了尾聲時，我媽媽舉起一張塔莎和我的合照，後來這張照片變得很有名，大家都記得那是我們學校的攝影師奎克先生拍的（他最愛上下其手，嘴巴有薄荷味，喜歡幫人拉衣領、拍裙子、摸胸部）。

在那張照片裡，塔莎和我坐在班上的前排，塔莎的裙子極短，她得夾著膝蓋，雙手壓著大腿才不

會走光。坐在她身邊的我頭髮像拖把，臉上的假笑會讓貝克漢的老婆很引以為傲。

大家都記得這張照片：琵琶和塔莎，兩個穿著制服的女孩，賓罕女孩。

我們出現在每一個電視頻道上，我們的父母懇求民眾提供線索。報紙寫了好多好多，一頁又一頁的最新發展，其實並不新，也沒有什麼進展。

崔佛牧師在燭光守夜時帶領大家禱告，他的妻子費麗希提則負責八卦。她整個人就是個大屁股的擴音器，讓我想起那些前後搖晃的小鳥，對著玻璃杯啄啊啄的。

她和牧師有個兒子叫戴米安，他的額頭上應該刻上一個十字，因為他屬於黑暗勢力。那個小混蛋喜歡偷襲女生，彈她們的胸罩肩帶。他從來不敢對我動手，因為我動作比他快，而且我曾經把他的氣喘用吸入器塞進他的鼻孔裡。

那天晚上，在聖馬克教堂舉行的守夜來了很多，他們得在室外放擴音器才能讓大家都聽見禱告和聖歌。唯一沒有出席的是孩子，家長擔心又發生綁架案，所以把孩子全鎖在家裡，以策安全。

那個週末開始出現哀傷的觀光客，人們從牛津及更遠的地方開車過來，在街上遊蕩，參觀教堂，瞪著我們的學校和舊牧師宿舍。

他們看著記者氣喘吁吁地對著攝影機播報、振振有詞、揭開舊傷疤、扯出過去失蹤的女孩，以謠言與臆測填補時段。

接著這些觀光客帶著失望的神情離開，因為賓罕沒有他們想像中邪惡，只是一個青少年失蹤沒有回家的地方。

1

外頭真冷，有些地方居然冷到零下二十六度，在這個季節真的很不尋常。早晨走在海德公園時，我覺得自己像極了探索南極大陸的史考特爵士，不過我只是蛇湖旁的歐盧林，臃腫得像參加冰上舞蹈的參賽者。

四天前開始下起鵝毛大雪，融雪結冰後又蓋上一層新雪，影響交通。街道寂靜無聲，高速公路的積雪來不及清理，市政府也沒有足夠的卡車灑粗鹽，不過這種氣候需要的不只是粗鹽，還需要人人咬緊牙關。

機場關閉、航班取消、汽車棄置路旁，數萬人受困，機場和高速公路休息站成了難民營，擠滿被迫離開家園的難民，他們蜷縮在一片銀色的錫箔保溫毯底下。

根據電視台的氣象報告，一團濃密的冷空氣正在格陵蘭島和冰島上方盤旋，阻擋來自大西洋的高速氣流，同時，北極震盪將來自北極和西伯利亞的冷風「高速增壓」。

通常我不太介意下雪，一白遮三醜，白雪使倫敦更美麗，像極了童話故事或錄音室裡的城市。可今天查莉要來倫敦找我，然後我們要一起去牛津四天，所以我需要火車準時運轉。這個週末是我們父女聯絡感情的時間，只不過她的看法不太一樣。

她認識了一個叫雅各的男生。

「妳就不能找個叫愛德華的嗎？」我問查莉，她用媽媽那裡學來的眼神不爽地看了我一眼。

我對雅各的了解僅止於他所穿的內褲品牌，因為就在他的股溝下方張揚著。也許他是個善良的男孩，也許他會開口說話，但我只知道他比查莉大五歲。他們被抓到鎖上房門待在查莉的房間裡，辯稱

只是在接吻，可是查莉的上衣扣子解開了。

「你得說說她，」茱麗安對我說，「不過下手輕一點，我們可不想讓她造成陰影。」

「什麼樣的陰影？」

「不要害她從此對性敬而遠之。」

「這應該是額外的好處吧。」

茱麗安並不覺得好笑，她擔心查莉變成毫無自信的女孩，接下來走上飲食失調、牙齒崩壞、面容枯槁、成績低落、嗑藥和賣淫之路。當然我是誇大其辭，可是至少茱麗安還會徵求我的意見。

我們沒有離婚，只是分居，偶爾會提到離婚（從來都不是由我提起），不過還沒到簽字的地步。我們一起撫養兩個女兒，一個是聰明又討人愛的七歲小女孩，另一個是伶牙俐齒、陰晴不定的少女。

我在八個月前搬回倫敦，和兩個女兒見面的機會不多，讓我既難過又惋惜。我的人生幾乎繞了一大圈：住在倫敦北區，開了新的診所。五年前，茱麗安和我一起住在肯頓區和櫻草花丘之間，夏天開著窗戶時聽得到倫敦動物園裡獅子和土狼的叫聲，彷彿是沒有廂型車的非洲獵遊。

我現在住的一房公寓讓我想起大學時代住的地方——廉價、家具不搭的暫時落腳處、冰箱放滿印度泡菜和酸辣醬。

對於過去，我努力不沉溺於其中，只敢小心翼翼地輕撫，如同呵護睚丸上令人憂心的腫塊般，在證明是良性之前，這腫塊都具有致命的威力。

我恢復執業了，門口的銅牌寫著：臨床心理學家喬瑟夫·歐盧林，後面加上各種英文字母縮寫。大部分的病患由皇家檢察署轉介，不過我一星期兩天為國家衛生署工作。

今天我已經見了一名變裝癖的汽車業務員、一名患有強迫症的花匠和一名有情緒管理問題的夜店保鏢。他們並不特別危險，只是活得很辛苦。

我的秘書布朗茵敲敲門，她是派遣公司派來的，嚼口香糖的速度比打字還快。

「預約兩點鐘的病患已經來了，」她說，「我想問今天能不能提早下班？」

「妳昨天已經提早下班了。」

「對。」

她沒再說什麼就離開了。

進門的是二十九歲的曼蒂，金髮、過重、皮膚很糟、眼神超齡。她之所以會被送到這裡是因為她把兩個小孩鎖在哈克尼區的公寓裡，自己和男友上夜店跳舞、在他家過夜。她對警方的說詞是，她覺得六歲的女兒已經可以照顧四歲的弟弟。對了，兩個小孩都沒事，鄰居發現他們像小雞般啄著散落地毯的餅乾屑和糞便。

曼蒂看著我的眼神充滿控訴的意味，好像她的小孩被送到寄養家庭是我的責任。我們在接下來的五十分鐘裡討論她的過去，我聆聽她的藉口，同意下週再見。然後我記下會談的內容。

結束時已經三點多了，查莉搭的火車再過半小時就到站，我得去火車站接她。我不確定這個週末在牛津要做些什麼，唯一的既定行程是在一場心理衛生研討會上演講，但我無法想像這種天氣會有人出席；不過我已經收到車票（而且是頭等艙），主辦單位也幫我訂了一家很棒的旅館。

我把文件放進公事包裡，從櫃子拿出過夜用的旅行袋，將辦公室上鎖。布朗茵已經走了，留下一絲香水味，馬克杯上黏著一塊口香糖。

在帕丁頓火車站裡，乘客從第一西部鐵路公司的車廂湧出，我在人群裡尋找查莉的身影。她是最後一批下車的乘客，一面走一面跟一個男生聊天，他身穿粗呢大衣，兩鬢的鬍鬚剛長出來，漫不經心推著越野單車，模樣彷彿自己是法拉利車手。

男孩騎車離開後，查莉把白色耳機塞回耳裡。她穿著牛仔褲與寬鬆毛衣，上面披著德國空軍在二戰時穿的大衣。

她伸出一邊臉頰讓我親吻，靠過來接受擁抱。

「那個人是誰？」

「不重要。」

「在哪裡認識的？」

「火車上。」

「叫什麼名字？」

她阻止我，「老爸，現在是要考試嗎？因為我可沒記筆記。我該記筆記嗎？那你該提早警告我，我可以寫一篇完整的報告給你。」

查莉這挖苦的能力遺傳自母親，也可能是在花了我一大筆錢的私立學校學的。

「只是聊聊而已。」

查莉聳聳肩，「他叫克利斯提安，十八歲，來自布里斯托，將來想當醫生，小兒科醫生，他考慮到第三世界工作一陣子，可是他不是我喜歡的那一型。」

「你有特定喜歡的型？」

「對。」

「我可以問是哪一型嗎？」

她嘆了口氣，很不耐煩居然還得解釋，「我這個年紀的女孩永遠不會跟父母喜歡的男生約會。」

「這是定律嗎？」

「沒錯。」